

## 爱 情

● 石坂洋次郎 作  
● 光 西 译

—

通常，十有八九的年轻女子，是受到心理上，或者肉体上的寂寞感驱使，才去寻求适合于自己的异性，而进入婚姻生活的。在由恋爱向婚姻发展的时候，男女双方怀着炽烈的感情互相追求的，只是对方的精神及肉体，至于作为其结果而来——诞生孩子的事，一般说来，即使间接地有所考虑，却并不把它当作一个直接有关的问题。

就当青春年韶的夫妇沉浸于热情洋溢的爱欲生活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有意识地想要的孩子问世了，而且，渐渐地，那孩子在夫妇的生活中扮演起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认识，也许有损于人类尊严，有的人觉得难以接受。可是既然人是生物这一界限无法超越，人们就不得不正视这个事实。

且说森田子的情形——房子之所以在二十八岁那年与船员冈田春吉结婚，却并不是对春吉其入抱有爱情，而是出于想要个孩子的强烈的欲望——不管怎样我也要个孩子了。

生孩子就得结婚。只要是个身体健康、能够保障妻室儿女生活的男人，我就不再挑肥拣瘦，跟他结婚好了。反正，我是这样想要孩子，就象口渴得喉咙都要冒火一样的了……就这样，房子的舅母给她介绍的对象，三十一岁的船员冈田春吉，仅仅见了两次面，就爽快地把婚事一口答应了下来……

房子家中有姐弟四人，她是长女。父亲在一个政府部门供职，为人温和，看来是不会发迹的。母亲也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她性格刚强，善于精打细算，把这个贫寒的家庭操持得妥妥贴贴。房子在双亲中更象父亲，也是个慢性子，凡事从不着急。这种性格，常常使得母亲十分不悦。

尤其使母亲感到恼火的是，房子虽已届妙龄，容姿也不让他人，可是却与众不同，还不去选择终身伴侣。

“尽管如今世道变了，男女之间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公开交际了，可是偏偏自家女儿却是这么不中用……”

不过，那时候房子已从短期大学毕业，正在一家造船公司里工作，用自己的薪水供着大弟弟上大学，所以，母亲虽然感到窝心恼火，但对是否要公开强令房子嫁人，也有些拿不准主意。于是，时光在犹豫中过去了，不觉房子已过妙龄，成为一个二十八岁的老大姑娘了。至今为止，房子还不曾与哪一个男人有过深入的关系，其中最大的原因，似乎是她对男女间的事情不大感兴趣。旁人在为她焦虑不安，她本人却满不在乎。

然而，没过多久，她因如此怠慢而受到严厉惩罚的日子就来临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孩子热情迷住了房子。对于万事消极的房子来说，这种欲望猛烈得难以令人置信。她如饥似渴地、没命地一心只想有个孩子。

每逢什么同窗会之类的集会，看到以前的同学们抱着婴

孩来参加，房子的心就会被一阵剧烈的嫉妒感所刺痛。在电气列车中见到年轻的妈妈带着幼儿，她也会妒火中烧，双眼直瞪瞪地盯望着，视线再也无法移开。而最能活生生地让她感到痛苦的，是在公共浴场看到与自己年岁相仿的女人在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在一旁眼看着一个胖乎乎的婴孩，被夹在母亲赤裸的双膝之间，用那堆满了肉的手脚，劈劈啪啪地拍溅。澡盆中的水——看着看着，房子总是憋不住，不觉泄出一声叹息。于是，对那位在那儿尽情地用自己裸露的皮肤玩味着婴孩肉体那柔软的触感的年轻母亲，嫉妒得要命。

假若那女子恰巧是个面熟的人，到了她想要洗洗头发什么的时候，房子立即就开口说道：

“啊，孩子我来看，您慢慢洗吧……”

然后就把孩子抱到自己膝盖上，偷偷地欣赏那包藏着幼小生命的、圆溜光滑的肉体传达到自己皮肤上来的难以言说的快感。接着又洗它、搓揉它、捏捏它的手脚、把它翻来倒去，试着用种种方式玩弄那婴孩的身体。

“真是太谢谢您了……乖乖，多亏这位阿姨抱着你……来，过来，跟妈妈吧。”等到那位面熟的女子洗完头，这么向她道谢，把孩子接过去时，房子就会象是被人窥破了内心的秘密一般，脸上微微发起烧来。

晚间，当她独自躺在床上时，也常常会忽然觉得在自己胳肢窝下有一块小小的空白，甚至还感到有一股凉风正打那儿透过，使她怎么也无法入睡。假如，假如有一个象红炭块一样微微发温的、小小的有生命的肉体，躺在自己身旁，时时来吮吸自己的奶头，依偎到自己身上，那作为一个女人，该是多么充实、多么有意义啊！而永远孤身只影地生活下去，不把自己的身体分裂繁殖成两个、三个，就象现在的自己这

样活在上，真是毫无价值啊！——每当这种情绪高昂起来，房子就觉得，报刊上报道的那些偷别人家的孩子去抚养的精神脆弱的女人的心理，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不知是怎么回事，被年轻的异性引起的感情，没费多大劲就抑制住了，但是，想要个孩子这种看上去只能保持一时的欲望，却象野火般地在她体内熊熊燃烧起来，片刻不停地喷放着炽热的火焰。这大概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生理上的欲望吧。

如今想来，作为一个青年姑娘，对男子感觉兴趣，这决不是一种应该自责的事情。应该用自己所有的智慧和力量从正面迎上去对待。其实，以犹豫不定的态度，任凭胸中的激情消失，那才真是违背上天的意旨。若是趁着年轻男子对自己特别显得有魅力的时候就把婚事了结了该多好……

一天，房子上曾经屡次前来提亲的舅母山田里子家去了。

“我跟您说，里子舅母。我，如今，忽然想结婚啦，有什么合适的人呀？”

“喔唷……到了这个时候才——总算你想到这件事啦。不过，你这份心思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呢？以前我给你介绍过多少回呱呱叫的亲事，你都不理不睬……”

“我，里子舅母，忽然想要个孩子……”房子有点羞羞怯怯地说。

“哦？！想要孩子……”

舅母里子目瞪口呆地望着房子，口中喃喃地说道。舅母本人没有孩子，和在森林管理署当署长的舅父过着仅有夫妇俩的悠然生活。为了排遣这种生活中的寂寞，舅母就管管别人的闲事，或者学学裁剪呀、编织呀、园艺什么的。

“说起来呢，我也有过想要孩子的时候，不过那是跟山田结婚之后的事了。可你却连婚都还没结，就想要孩子……你这可是当真？”

“我已经想得无法忍耐了……”

“噢，你这么一讲，我也就懂啦。我以前，也这么想过……”里子一反平素那种爽朗的腔调，深沉地说道。“可是，我把那种心情拼命地自行压制下去了，尽力往其他方面寻求安慰。因为我知道了，山田年轻时有点不正经，结果落得个不能生孩子的身体……要是我无论如何也要生孩子的话，只有跟山田离婚，嫁给别的男人……可是我呢，即使不会有孩子，也不愿跟山田离婚哪。山田对我很好，是个好丈夫——于是，我就去努力把我们的家搞好，搞得就是没有孩子也可以快快乐乐地过下去……”

“可是，舅母，”房子用清澈的眼睛笔直地望着里子的脸。“一个女人，难道会真的爱一个不能让自己生孩子的男人吗？”

“哟，看你说了些什么！……”舅母那张满布细小皱纹的脸上，好象是具有健全常识的妇女的楷模似的、端端正正的中年妇女的表情，骤然间崩溃了，现出一副狼狈相。

“……连我本人都还一次也没想到的事情，你这个姑娘家竟然会说得出口，你是被什么妖精附上体了吧！……也许，你说得对……也许不对……我不知道……因为我爱山田……房子啊，人，只有在各自的境遇之中竭尽全力活下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啊……那种就象是将熟睡的孩子摇醒一般冷酷无情的话，请你不要再说了……”

房子发现，里子眼里已经泛出了浅浅的泪花。

## 二

“请原谅，里子舅母……我想孩子已经想得不能不这么说了呀……”

“得了，我懂啦。想要个男人这种话是不便公开说的。而若说出想要孩子的话，连你这个姑娘家也可以大胆地说出口来了。看起来，你好象已经不是个姑娘了呢……不管怎么样，至少，你不是在开玩笑，这点倒是很清楚了。”

“是啊，我讲的是正经话。我想，要生孩子并且负起责任把孩子抚养成人，过了现在这个年纪就不大靠得住了。所以，我才，下决心求您来啦……”

“行。你哪，这些话真叫我心酸……就是为了赌口气，我也要替你找个丈夫呢，找个会让你生个胖小子的丈夫……”里子好不容易恢复了平常的快活口吻，抽起烟来了。忽然间，她说道：

“啊，有了，有门儿了！以前觉得条件不好，所以连提都没跟你提，就搁在一边了……是个船员。说是个几等机手什么的，上了船根本不花钱，工资全剩下不动……只是，一出海就得三个月左右，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家。我不忍心让你受这份罪，就没跟你说。现在听你说来，你是想要孩子，夫妇生活倒是其次。既然如此，只要人品好，何必在乎他是船员还是什么呢。而且，夫妇俩一年到头脸对脸厮守在一块儿也闷人得很，也许这样反而更清爽也难说呢……”

“是啊……只要是个规矩人。他在不在家，我倒不在乎……”

“哦，男人就好比工蜂一样，只要他让你生儿育女，扶养家室，别的就没他的事了——是这个意思吧？……也许，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倒是一种没想到的切合实际的想法呢。哈哈……”里子调皮地对房子挤挤眼睛，笑了起来。

以后没过多久，房子就在舅母家跟冈田春吉会面了。春吉真象一个水手那样晒得黑黝黝的，按年龄来说头顶拔得稍快了一点儿，雄赳赳的鹰钩鼻，又白又齐的牙齿，脸上肌肉强健，一副男子汉的相貌。只有眼睛长得很细，闪着柔和的光。

“冈田先生，您是什么缘故到现在还没成家呀？……”

等到舅母介绍完毕走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两个人时，房子也不说废话，马上开门见山地问了起来。

“因为大半时间都在船上度过，日子就胡里胡涂地过去了。年纪慢慢地大了起来，才发现自己还没有象常人那样结婚，弄得好象连个伙伴都没有了，觉得有些寂寞，所以……您又是为什么还没结婚呢？……”春吉用一种平稳、质朴的腔调问道。

就仿佛是受他这种腔调的引诱，房子也用率直的口吻回答说：

“因为我得用自己的工资负担弟弟上学……另外，也许我是个感觉迟钝的人，对男人还没觉得有多喜欢过呢，虽然我自己也明白这不大好……”

“哪里，实际上不就是这样吗？除开结成特殊关系以外，男女之间本来不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吗？只有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间，才会有情投意合、愉愉快快的交往……”

“可是，您就没有偶尔觉得寂寞的时候吗？”

“有啊，有那种时候。不过，我把那种心情简单地对付掉了。不管哪个港口，都有许多专供男人消遣的女人呐……”春吉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说道，简直就好像是在谈论日常饮食一般。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房子也没感到多大不快。

“女人是需要的，但您并不爱女人——是这样吧？”

“唔，是这样……不过，若是自己的老婆，大概就不一样了。夫妻关系，与世上的一般男女关系不同，大概是一种特殊的、超出个人好恶的东西吧……除此之外，男人对女人也好，女人对男人也好，真心里能有多少爱呢……”

“就是夫妻之间，虽然互相需要的程度会逐渐增强，但真的是不是有爱情，我看也值得怀疑呢……”虽然房子感到这番话有些言过其实，有点难为情，却已无法收回了。

“难讲啊，”春吉用一种听不出是反对还是赞成，但饱含着感情的声音回答说。

谈话就象这样继续下去。后来房子得知，春吉家在关西的A市，是做和服绸缎生意的，家业现由兄长继承。次子春吉除了有一幢马上就可以居住的小住宅外，还多少有点不动产，每月的工资是三万日元左右，等等。

初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坏。虽然不觉得有特别的吸引力，但却有一种清爽的余味，没有惹人不快或者招人厌恶的地方。“看来，”房子很老成地考虑道，“人品很好。”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冈田春吉一来就说出使得房子惊惶失措的话来。

“……在您面前说这种话也许很失礼……看起来女人很象是比男人还要爱使坏心眼呢。知道我和您相看的事以后，我嫂子、妹妹，还有亲戚家的女人们都说，若是不拘怎样都要娶个媳妇的话，干吗要个那种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不如娶个

更年轻些的，还可以任意摆布——尽管同样都是女人，却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关于这个问题，我哥哥、叔叔他们倒是持不同意见，说是当船员，不在家的时候居多，还是年纪稍大一些的妻子比较靠得住……”

“很抱歉，我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房子无可奈何地苦笑着。不过，她并没有觉得感情受到什么伤害。春吉有点慌张起来。

“不，我嫂子和妹妹她们说这番话也并不是心存恶意。总之，还是为我着想……不，总之，她们的意思是说，一个到了二十八岁都还没出嫁的姑娘，谁知道干了些什么……不，这么说反而更糟。反正，您可别放在心上啊……”

“啊，请放心吧……如果您是我的哥哥，我一定也会这么劝您的。女人，心胸都很狭窄呢。嘻嘻嘻……”

房子从春吉的嫂嫂、妹妹和婶婶身上，联想到世上常见的那些一刻都闲不住、多嘴饶舌、时常歇斯底里发作、还爱无意识地撒谎的泼辣的女人。

“那么，请问，作为事情的中心人物的您，又是作何考虑呢？”

“我嘛……被她们这么一说，也有点拿不定主意，年轻姑娘的确显得可爱，好象娶一个也满不错的，可是，这种心情大概维持不久，很快就会感到厌烦的吧……只要您同意，我就想跟您结婚……”

“您倒是一位很直爽的人呢……既然如此，我也就照直说吧。我和您交往时间还很短，不可能这么快就打心眼里爱起您来。我之所以想结婚，是因为我超乎一切地想要孩子。只要您对我这种心情给予认可，我就可以跟您结婚……”房子盯住春吉的脸。心中自以为说得很平静。但是，她的脸在

发烧，话尾巴所带着的轻微颤栗也没能抑制住。

“那么就让我们结为夫妻一块生活吧。”春吉直挺挺地坐正了，猛地一下低头行礼……

### 三

两人结婚了，营造起新的家庭来了。不用说，房子退了职。在春吉第一次出门去航行的时候，房子叮嘱道：

“……对你在各处港口寻花问柳的事，我也不说三道四。可是，请你留神不要染上那些恶病，万一染上请你一定及时医治——只要你答应我一定这样做，就可以了……”

“唔。”春吉目瞪口呆地吐出一个怎么理解都行的声音。这婆娘，对我连半点爱情都没有哪！不说也明摆着，她是只消能生个孩子，只消有饭吃就行啰。正因如此，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这种话来哟——他这么暗自发着牢骚。

舅母里子常常来走访房子的新居。并且，她还怀着超过房子的热忱，盼望着房子生下一个孩子来。等到老不见孩子出世，里子就对房子详尽淋漓地传授了许多有关夫妇生活的诀窍。大概，想要孩子的情热，也传染到已过中年的里子身上了吧。

第二年，房子生了个男孩。再过两年，又有一个女孩问世。事情进行得十分理想。房子不用讲，就连里子也欣喜万分，把头一个男孩简直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专心致志地抚育起来。两个孩子充实了家庭，因此房子也不再象原先那样为丈夫春吉不在家而烦恼了。只是，实际抚育起孩子来，却发现并不象事先所想象那样尽是欢乐，原来也有不少叫人心烦的时候。然而，话虽如此，这里边却包含着一种充实的、有

价值的生活。

偶尔才回家来的春吉，嗜好很少，人品又朴朴实实，这对于筑构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过，房子可决不是随随便便地对待他的。非但不随便，而且还处处小心，不去拂逆春吉的心意。春吉在出海航行期间，在停泊地究竟干些什么，她也绝口不问。在春吉看来，房子这种态度，就仿佛是根本没把自己这个人放在心上一样，时常也觉得有些美中不足。

有一次，在为期三个月的航行结束，春吉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晚上，他以一种有点郑重其事的态度，开口对房子说：

“……哦，房子。有一件事，我一直想找机会向你坦白……在孟买城里，有一个年轻的印度女人，是我的情妇……”

“在孟买……印度女人……”

一瞬之间，房子觉得浑身发冷，口中喃喃地重复着丈夫的话。

“是呀。她叫萨丽奈……去年，生了一个孩子。”

“萨丽奈……孩子……”房子脸上一片苍白。她意识到，在至今为止一直是平安无事的自己身边，正发生着非同小可的变化。孩子……孩子……不是我生的春吉的孩子——难道真的会有这种事吗？！

“还有呢？——”房子显得有点迷糊，望着春吉说道。

“我想，不该对你隐瞒……”

“说出来就没事了吗？……”在嘴上，房子口气很硬，然而，在心中竟连一点点对春吉的憎恨都涌不上来，连她自己也感到纳闷。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一直隐瞒下去更对不

住你……我这儿有萨丽奈和孩子的照片，你要看吗？”

“… …拿来我看看吧。”

房子使劲儿屏住呼吸，接过春吉从胸口口袋掏出来的一张小小的照片。在那上面，站着一个人把没烫过的头发束到脑后、戴着耳环的年轻印度女人。她穿着一件就好像是把一块长布料从肩膀直搭拉下来的不知名的衣裳，怀中抱着一个面孔生得滑稽可笑的、又黑又瘦的两岁左右的男孩子。不知是不是因为孩子太小，一点也找不到与春吉相象的地方。

一时之间，房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张照片。真奇怪，对那个年轻的印度女人，竟没有丝毫的敌意。这个圆眼睛、厚嘴唇、鼻梁长得又细又高的外国女人，脑袋中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她到底是看中了春吉的什么地方呢？

如果她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日本女人——是那种精明老练、满脸色相、贪得无厌、心术不正、带着一副专爱说长道短的女人的话，心里倒很可能会涌出一股恨不得亲手杀死的仇恨。然而，对这个有个什么萨丽奈这种好不容易才发得出音来的古怪名字的、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感情上都相距甚远的女人，却怎么也嫉妒不起来。而且，她还住在一个叫做孟买的、连见也没见过的遥远的城市里……

“从照片上看起来，脾气倒挺好呢。不过，你终究不可能跟她结婚，请不要再让她生孩子，不要再给萨丽奈增加不幸了吧……她是在酒馆还是什么地方工作？”

“不，是一个开洗浆店的人家的女儿。是个很温柔的人儿呢……”

“良家闺女，您本不该去招惹人家的……您太不负责

！”

“唔，我如今也是这么想……”

“该怎么处理，我来考虑考虑吧。”

“我觉得很对不住你。”

“不……”

春吉以为，房子要考虑考虑的，是怎么来处分自己。然而，房子却在想，应该怎么办，才能使萨丽奈母子免于不幸。后来，有好多次，房子就象偶然才想起来似的，问了许多有关萨丽奈的事。然而，她这么做，看来只是出于好奇心和同情心。不管哪一回，都感觉不到她怀有什么敌意。

春吉关于萨丽奈所说的话，把处于风俗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的印度妇人的生活叙述得活灵活现，房子有时甚至笑得笑出声来。到最后，她总是现出安祥的微笑，毫不掩饰地询问萨丽奈和春吉的寝室生活。

在下次春吉出发航行到印度去的时候，房子把一张自己跟两个孩子合拍的照片，以及一块原色布料和一双男孩穿的鞋子，让他带去送给萨丽奈。到春吉回来时，带来了萨丽奈回赠的花里胡哨的印花布。房子感到萨丽奈是个招人喜欢的女人。于是，每逢春吉去印度，都要让他带些礼物去。有鲤鱼旗，有玩具汽车，有图画书——大多是给孩子的东西。还有，对春吉本人，为了使不再给萨丽奈造成不负责任的后果，还让他把避孕用具也带上……

万万没有想到，自从春吉向她坦白此事之后大约过了一年，春吉竟在南美的一个港口因为交通事故死去了。房子一下坠入到了痛苦的深渊里。如今，若是没有已经长到六岁和四岁的两个孩子，真想跟随春吉一块儿去死呢。

葬礼举行过后，多亏春吉的那位经营和服绸缎的兄长的关照，房子在一家大综合商店里面，得到了一间小小的铺

面，着来生计是勉强可以维持下去了。就在这时候，从轮船公司送来了一个据说是春吉的遗物的旧皮箱。皮箱里面塞满了女人用的衣料和儿童玩具之类的东西，看上去十分眼熟。原来，全是自己让春吉带去给萨丽奈和孩子的礼品！……这么说，不知是什么缘故，这些东西春吉一件也没交给他的情妇。

皮箱里，还有一册硬封皮已经磨旧了的日记本。房子把它翻开，心跳着读了起来。

“×月×日

“房子是否真的爱我，我想把它弄个明白。我希望抓到手里的，不是她那种柔顺的奉献精神，而是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女人的热烈的心。可是，对于房子来说，仿佛我只不过是一匹种马而已。

“过去，我以为在夫妇生活中是无需什么热恋的感情的。我觉得，只要有了相互的理解、合作和忍让，就足以使夫妇生活顺利地进行下去了。房子大概也是这么想的。然而，就在我们这种夫妇生活继续下去的时候，过着过着，我竟变得很想触及房子的天然的强烈的感情，哪怕是憎恨、爱情或者反抗都好。我想，房子对此是有所察觉的，可是这婆娘偏不露出真情。她是把自己的感情用两层、三层糯米纸包起来对待我啊……

“我在单身的时候对恋爱的事漠不关心。但是自从结婚之后，竟然也承认起恋爱的意义和价值来了，真是怪哉……”

“×月×日

“为了把房子从贤妻良母的壁垒中引诱出来，使她还原成一个保持天然本色的女人，我编造出一个叫做萨丽奈的年轻印度人情妇的故事，还说我们有了个孩子……然而，这一招失败了。我不仅丝毫也没能让房子感到嫉妒，反而落到了

替她给萨丽奈和孩子捎礼物的荒唐地步。这是她并不真心爱我的，再有说服力不过的证据了。她想得到的，只是孩子，是母亲和主妇的位置。而我呢，只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要说呢，当初相看时，她倒是有言在先，已经把话说得一清二楚了。‘我是因为想要孩子才结婚的……’当时我也的确认为只要那样也就行了呢……

“我是多么想把房子的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啊！房子……房子……无情的女人……”

房子合上日记本，哗地一下趴伏到草垫上，压着声音哭了起来。

“……您哪……我爱您……当然是爱您的呀……我因为想孩子才结婚是事实，可是，通过共同生活，我已经逐渐变得深深地、强烈地爱着您了呀……我把本来的感情隐藏起来，是因为我觉得长期相处的夫妇，不应该露出来……您啊……我这满腔的爱情，您竟然不知道……”

房子脸上泪如雨下，就好象全身的水分都化成了泪水一样。她紧紧地咬着嘴唇，趴在地上，哭了很久、很久。

## 〔附记〕

石坂洋次郎，是日本老一辈著名小说家，中间小说的创始人。主要作品有：《年轻人》、《山脉青青》、《石中先生行状记》、《雾中少女》、《向阳坡道》。其中《山脉青青》是中间小说的代表作。所谓中间小说，是日本文坛上的用语，指的是介于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小说，尤其是纯文学家写的通俗小说。本文亦被誉为中间小说中之佳作。

本文译自角川文库1962年第12版石坂短篇小说集《爱情》。小说通过一对夫妻的爱情悲剧，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其风格，被誉为“优美的水彩画”。

# 七月望乡叹

● 五木宽之作  
● 吴树文译

## 1

“辛辛”是美国很有名的一所监狱的名字。

一位经营者竟用这一名称来命名自己开设的高级俱乐部，我觉得他一定是个相当乖僻的人。不过，我一次也没见过这位主人，因为他从来没在俱乐部里露过面。这位既是资本家又是企业家的主人，把这俱乐部委托给自己挑选出来的意中人，而他自己实际上只是从帐册上来监督经营。那位被人尊称为“妈妈”的美女，不过是一只忙于替主人衔钞票的鼯鼠罢了。至于我呢，我这个人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呢？如果说“妈妈”是一只鼯鼠，那么我这个今年四月份才满二十岁的勤工俭学的女大学生，也许就象是一只瘦瘦的雌沟鼠了。这沟鼠得受那只鼯鼠的颐指气使，以获得一份廉价的饲料。

事实完全如此！每天从晚上六点到清晨六点，我得钻进这大厦地下室的昏暗空穴里，度过整整的十二个小时。我觉得

“辛辛”这个名字确实起得很好。游客们漫不经心地身着迪奥罗、拜尔漫、森英惠、中林洋子以及柯希诺·琼高等人制作的服装，对他们来说，给高级游乐场起上个有名监狱的名字，这倒是颇有兴趣的。

近来，这俱乐部里流行着一种做法——后来的客人向先到的熟人打招呼时总是轻轻地挥挥手，笑容可掬地问道：“你们是多少年呀？”以此来代替问候。

这是一种开玩笑的问法，意思是“刑期多少年”。一个小时就相当于一年。

如果对方回答：“已经服刑两年了。”那就意味着他在这里已经玩了两个小时了。

如果对方回答：“再有一年就获释了。”那就是说再过一个小时他要回家了。

对这些家伙来说，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一种游戏，什么深刻呀、认真啦，都不足为训。游客们抱着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所以在这里谈起朋友自杀或者战争的话题来，口气都轻松得象在说笑话。这情况似乎已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

但是我与他们不一样。我是从今年春天开始才来到这里的，坐在收款窗前做出纳员。对我来说，这“辛辛”真象是一所真正的监狱。我得从晚上六点到清晨六点在这半坪不到、一动脑袋就要撞痛似的洞穴里，与现金出纳计数器相对而坐，度过十二个小时。我得象鹦鹉学舌那样，反反复复地说：“欢迎您光临”；“谢谢您了”。我得抱着冻得直起鸡皮疙瘩的腿，独自坐在这开足冷气的地方。我的膝关节时常痛得象有钉子朝里锥。脚上的关节也有这种感觉。前天，我睡眠不足，腰部和脊梁也联合起来进攻，痛得我够受。在下雨天或气压低的晚间，我全身发痛，不能入睡，觉得身体里面似乎在敲锣打鼓。

我的身体大概要散架了吧。那一块块的关节和肌肉都磨损过度，一定就象可以绞出水来的旧抹布一样了。其实，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那样不顾一切地激烈运动它们，铁制的